

英国副首相相对小说创作很感兴趣

据《文汇报》消息，英国副首相尼克·克雷格近日透露了他的阅读习惯，他有每晚阅读小说的习惯，并表示很有兴趣从事写作。在《简单生活》杂志对尼克·克雷格的采访中，尼克透露，他更倾向于“简单的、单纯的”写作风格，类似于布克奖获得者J·M·库切的作品风格。“我无法想象一天忙到晚后不看几页小说的日子会是怎样的，不管这天过得怎么样。”他说。同时，这位政坛名人也表示自己并不是“24小时沉溺于政治”，他并不喜欢阅读政治类书籍：“白天一直跟政治打交道，晚上还得读政治，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据悉，尼克·克雷格最开始尝试自创小说是受拉美作家马奎斯的作品《族长的秋天》的影响，一共创作了120多页。但是，尼克·克雷格认为自己的文笔太差，所以不愿公诸于众，不过尼克爱好写作的热情却一直没有改变。

权威人士认为房县自称是《诗经》故乡无依据

据文化中国网消息，中国诗经学会名誉会长、著名学者夏传才最近接受记者专访时称，“湖北房县有关方面称该县是《诗经》的发源地之一或者是《诗经》的故乡，这些说法不正确”。夏传才说，房县我去过两次。我认为该地和《诗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房县是《诗经》作者之一尹吉甫的家乡。尹吉甫在周宣王时代可能参与过当时的《诗》编纂，并是两首诗的署名作者。房县位于《诗经》中“二南”的传播地。房县是“周南”和“召南”的分界线。有人认为，尹吉甫是房县人，在编纂《诗经》时便将房县民歌编了进去。对此夏传才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他说，因为《诗经》中“周南”和“召南”的大多篇章产生时间很早，有些作品在尹吉甫参与前就已经有了。“二南”的许多艺术形象“适用于”很多地方。有关方面称房县是中国诗经的故乡，其主要目的还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他们可能夸大了《诗经》与房县地方民歌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没有史料依据的情况下，只能说“二南”的民歌传播到了房县，至今仍对房县民歌产生着影响。至于“二南”，并不产生于房县。

第四届亚洲诗歌节揭幕

据《新京报》消息，“鲜红的血，我的血，/同黄河混在一起奔流。/我的心在中国，/在那为正义的制度而战的/士兵的队伍中间跳动。”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深情朗诵着土耳其大诗人希克梅特的诗篇。当地时间6月16日，第四届亚洲诗歌节在伊斯坦布尔开幕。“亚洲诗歌节可能变成一个打通双方，沟通诗歌心灵的窗口”，在诗歌节开幕式当日，伊斯坦布尔著名的《自由报》如是展望。在这届诗歌节上，收入10位当代中国诗人和29位土耳其当代诗人作品的选集举行首发仪式，这也是两国诗人第一次大规模读到对方的作品。“这里几乎人人都写诗，虽然发表诗歌根本赚不来稿费，但是可以说诗歌仍然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谈到当代诗歌正在变得越来越边缘的世界趋势时，土耳其诗人麦苏特·谢诺尔介绍说。另一位诗人麦泰则表示，“土耳其现在有200多家刊物发表诗歌，有40多个诗歌奖。现在人们都谈论帕慕克，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他的小说，但世界也同样应该看看土耳其的诗歌。”亚洲诗歌节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会、中国诗歌协会、中坤诗歌发展基金联合举办，每年一届，致力于促进亚洲诗歌界的理解和沟通。上一届诗歌节于2011年在韩国举行。

专家认为中学语文看似学得累实则缺营养

据中国教育新闻网消息，这些年来，社会上一直在讨论如何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让他们能快乐地学习。不久前出台的新课标，就减少了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识字量。但是，有专家认为，至少对语文学科来说，这并不是医治学生负担过重的药方。“其实，这种负担重只是表面现象，其真正的根源不在于多认了多少字，而在于用教英语的方式教汉语，把文章肢解为一个个的单词、一个个的词语、一个个的单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唐晓敏教授说。唐教授还介绍说，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比我们现在的教材难度要大得多。周汝昌曾经讲过，自己在上高小时，课本所选的古文就有《岳阳楼记》《秋声赋》《病梅馆记》《祭妹文》。“那时的学习是以篇章为本位，追求的是对整篇文章的理解和把握，理解了整个篇章，其中的字词自然而然就掌握了。”“现在的语文教学方式不停地降低篇章的难度，学生们在发下新书的前一周就能把课文读完，理解起来没有什么难度，老师只能布置作业，让学生不停地进行重复性的练习。”我们的语文教育教材选择不精练、不吸引人，还掺杂了太多的没有太大难度的内容，使得我们学生看起来学得很累，但事实上却‘营养不良’，没有让内心丰富起来。”唐晓敏说。

